



# 女性作家演義的新古典主義

文字工作者  
鄒 昱 琴

**歷**史是出版業永不過時的賣點。有幾位古代女性在女性作家的筆下，獨領2001年大陸書業的風騷，我們可從上海古籍出版社專門邀請數位女作家替古代著名女性寫傳記，平均每本逾2萬冊的發行人數，瞭解讀者對這種以現代精神來闡釋古代女性的小說樣式的喜愛。

## 趙玫和她的三部歷史小說

以激情傾訴為一貫寫作風格的著名女作家趙玫，可以說是新古典主義的代表作家之一。自從受著名導演張藝謀邀約創作長篇歷史小說《武則天》後，趙玫對唐朝宮廷的幾位重要女性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迄今她已創作了三部圍繞盛唐時期女性題材的歷史小說，從《武則天》到最近出版的《上官婉兒》，寫作時間跨度近十年。

2001年1月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了她耗時5年餘精心創作的長篇歷史小說《上官婉兒》。洋洋40餘萬言的《上官婉兒》與趙玫的《武則天》和《高陽公主》一樣，體現著「趙玫體」的歷史小說特色：不重細節考據，不重時代氛圍，只重人物形象，在歷史的框架中，用她所擁有的那一份解釋歷史的能力，把歷史的人物拉近到自己的面前，依照她自己的理解和情感，重新解釋這些人，重新解釋這些人物的關係，重新解釋歷史。

然而，趙玫的歷史小說又絕非「戲說」之作，真實的歷史框架和歷史事件是小說的基本準則。趙玫小說的特點重在對歷史人物性格的層層剖析，對歷史人物生命軌跡的細緻詮釋。上官婉兒，是一位唐宮裡最有爭議、最富傳奇色彩的女性。因史學家們的褒貶不一，更彰顯其濃重的傳奇色彩。趙玫的這部

作品中，上官婉兒在襁褓裡就沐浴了腥風血雨，她在仇恨中生存並且成長。將她家族滿門抄斬的武則天，上官婉兒竟然歸順了這個殘暴，把她收留在身邊的女皇，並為她赴湯蹈火，伴其一生。因與女皇的日夜相伴，造就了她天才的政治才華。倚仗超人的聰明智慧，她以奴婢的身份，慢慢形塑成了一個中庸狡黠、八面玲瓏的女官。她學會了圓融的關照，學會了左右逢源，學會了不偏不倚、不卑不亢，以至於在諾大的男性朝廷中，唯有她才堪稱智慧的主宰，才能夠真正地權秉國政，叱吒風雲。這一切又始終與她和另一個政治女人則天女皇的戲劇性關係糾葛在一起。她倆的愛與恨，生與死的衝突，在小說中更多地與朝廷中的權力爭奪、陰謀詭計、血腥殺戮連在一起，以至使上官婉兒在紛繁的更朝換代、險惡的政治環境中的生存技巧透達出驚心動魄的魅力。趙玫在《上官婉兒》中，表達的是一種近乎偏執的崇拜之情，塑造的是一個女性之最佳的鮮活形象。小說融美麗、愛情、心靈、慾望、政治、陰謀、殘忍、殺戮等等諸多內涵於一體，為讀者營造出的唐朝宮廷景觀，顯得格外的異彩紛呈。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7月出版的《高陽公主·長歌》是趙玫修改她的舊作《高陽公主》，並把它命名為《長歌》。《高陽公主·長歌》是趙玫從很少的史料中演繹出的一幕盛唐公主情感與慾望糾纏的痛史。在趙玫筆下，高陽公主是一個美麗、任性、驕橫，充滿女性情感、個性、慾望的複合體。她因接受父命而下嫁一個粗俗庸碌的男子，其皇宮中編織的少女夢想，被無情擊得粉碎。她衝破一切



阻隔，不停地尋覓追逐著她所想獲得的愛情，她有勇氣有地位有美麗有智慧去正視自己的感情和慾望。在不顧一切地與佛門子弟傾情相戀，但因違背封建綱常，情人難逃被腰斬的結局，最終她開始報復她所痛恨的男性……，小說表現了封建時代的女性，與封建王朝男性在倫理道德、政治權術、世俗生活中的嚴重衝突，作家想借高陽公主傳達中國女性心理和生理上遭受的種種束縛和痛苦。在這次修訂本中，趙玫更多地灌注以鮮明的女性視角和豐富想像，並以其現代激情和犀利的筆觸，深刻地直指古代女性被壓抑的事實和力拼反抗的心態，以及以悲劇告終的結局，使得小說更加淒美絢麗、扣人心弦。

### 王小鷹和《呂·宮廷玩偶》

王小鷹，1947年11月出生於浙江鄞縣。為中國作協理事。出版有《金泉女和水溪妹》、《相思鳥》、《新嫁娘的鏡子》等小說集。王小鷹是一位鍾愛中國古典文學和傳統戲曲的作家，她在作品中所展露的含蓄細膩的文筆和注重情節戲劇衝突的表現手法，其實均可以在以上兩者中找到脈絡和影響。從《丹青引》到《呂后》，熟悉王小鷹的讀者十分自然地看到了這種變化，因為王小鷹對歷史題材的創作神往已久，但她接受這個命題，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躊躇不決。怎樣擺脫前人影響，梳理出自己更具有開闊視野、更符合女性行為、情感因素的歷史思考，她進行了長長的思索。

歷經3年寫作出版的《呂后·宮廷玩偶》（上海古籍出版社7月出版），我們為王小鷹的第一部歷史小說所反映的別具視線的深刻思考和匠心獨具的敘事技巧而折服。小說完全打破一般的敘述方式，而是採用倒敘、夾敘、時空混合的寫作手法，大膽構建符合歷史可能的人物活動場景和情節。小說落墨於漢惠帝親政之始，將整個小說分為三個大的章節，細膩地刻畫了呂后對兒子、對丈夫、對情人種種艱苦的情感經歷和複雜心態，將

所要表現的主題漸隱漸現地貫穿於楚漢戰爭、皇子繼位、呂劉爭權的諸種重大歷史事件中，最終，她將一個幻想用權利地位去換取親情愛情的政治犧牲品的臨終醒悟，穿透了呂后一生的悲劇所在。小說的深邃性，還在於其筆墨不僅僅滯留在呂后一人，作家更深入地剖析在與劉姓皇族間的衝突中，呂氏家族所有女性的悲慘命運，所以，王小鷹所探析的，是整個封建王朝時期，宮廷內從最高到底層女性的命運。讀罷小說，讀者會更深地理解王小鷹這部作品副題的內涵。

### 蔣麗萍和《柳如是·柳葉悲風》

蔣麗萍，節目主持人，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作家協會專業作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女生·婦人：“五四”四女性肖像》，長篇小說《水月》等。

撰寫《柳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7月出版），蔣麗萍付出幾倍於一般小說創作的艱辛，因為她面對的是才情橫溢的一代才女；所待選的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複雜太艱深。面對國學大師陳寅恪的10年心血《柳如是別傳》時，蔣麗萍的寫作更是舉步維艱，但當蔣麗萍終於擱筆完稿時，她卻已經難以與它、與這些史料相割捨，難以與一代才女相分別了。我們捧讀近50萬字的作品時，彷彿可以目睹作家疲倦而百感交集的神情。

小說中蔣麗萍觸摸著身處動蕩歷史氛圍中的明末名妓的急緩脈搏，傾心描述著三百年前那一段江南淒風苦雨的歲月。在人們越來越關注柳如是其人其事的今天，小說絕沒有將目光停留在獵奇獵豔之上，而是將視野放大到與柳如是共存的時代大背景中，以一份女性之心，細膩體味柳如是在時代激流中的其行其語，其心其情。在作家的筆下，柳如是有著風塵女子的那種世故和狡黠，然而因為她心中不同于眾的向上的憧憬，因為她作為才女的另一面素養，一切風塵痕跡又表現得搖曳多姿，含義豐富，並顯得分寸有度。正是在聰慧與狡黠、倔強與世故的互節互融中，柳如是的性格、心理和追求得到了有血



有肉的展示。作家還成功塑造了錢謙益、陳子龍等一大批士大夫形象，敏銳地觸及晚明士大夫階層的許多思想衝突和生活細節，深刻剖析著那一場從社稷到人心的裂變。小說不僅蕩氣迴腸，如歌如訴，所寄所托，更令人掩卷深思，恍若有悟。

### 孟暉和《孟蘭變》

孟暉，達斡爾族。1987年入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本科，1990年肄業。1990～1993年10月在法國巴黎留學。1994～1998年在北京藝術博物館工作。1998年至今在北京三聯書店編輯部工作。

孟暉的《孟蘭變》（作家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以武則天即位後的數年為背景，寫出了一段驚心動魄的宮闈故事。武則天不是小說的主角，但女皇無所不在的權威陰影，成為啟動敘事的契機。作者的興趣是想像那樣一個時代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倫理的、政治的，以及情慾的關係。外戚世族、王子公主、蕃將妖僧、佞幸男寵，還有無數的彩女侍從，勾心鬥角，交織成極複雜的網路。天威難測，誰能預卜自己明日的命運？皇恩浩蕩的排場下掩不住一波波的死亡鬥爭；驕奢淫逸之後，是無邊荒涼的生命歎息。

唐人傳奇《異夢錄》中，一人自夢中醒來，襟袖間攜回一紙詩箋，這張紙、這首詩成為含義吊詭的證物，攪亂了夢境和現實之間的界限。

長篇小說《孟蘭變》的故事也頗類似，但有更為精緻複雜的架構：一位唐朝皇孫在夢中化為金蛇，探訪幽居的麗人，那麗人驚異地發現，金蛇的口中每次都銜著一團金線……，有經驗的讀者會由此想起博爾赫斯，甚至由「金線」想起阿德裡涅線團。博氏最愛掉弄諸如此類的玄思，而他的「迷宮」已被中國作家走成熱門熟路。孟暉無疑讀過博爾赫斯，但《孟蘭變》的怪念頭不是來自阿根廷，而是來自一個隱蔽的、被長期擱置的傳統：從唐人傳奇到《紅樓夢》，中

國古代小說家對世界、對前世今生有過許多絢麗邃密的奇想。

孟暉的小說也表現了在資源、傳承和認同上的本土性衝動，他們都在證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像一個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那樣寫作是可能的。

《孟蘭變》寫得光滑、細密，它的情節像錦緞上回環繁複的圖案，你盯著它看，時間長了就會眼花撩亂。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你常常想不清這些事何以發生？孟暉不加解釋、不加分析，她只讓我們看到人在行動、事情在進展。

所以，《孟蘭變》令人不安。在小說中，有一個章節浩大、喧嘩、居高臨下、一次捨身、一次救贖在人潮洶湧中逐漸轉變為地獄般的場面。《孟蘭變》之「變」乃「變文」之意，同時也是指這種令人震驚的轉變。這是整部小說的「底子」，是個別的、具體的事件被突然放大之後呈現出的本質圖景：人在神魔之間掙扎、受苦。

《孟蘭變》的世界編織著一系列相互聯繫的根本界限：忠誠與背叛、愛慾與死、罪與罰、拯救與沈淪……，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人們一直在爭論這些詞能否在我們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找到所指，很多人認為找不到，《孟蘭變》也在找，而且找到了。就在這些界限上，傳統的中國人有著深邃的體驗，但對這種體驗我們有自己的辭彙和想像圖景，孟暉力圖使這些沈睡著的、被遺忘的事物重新醒過來。

所以，《孟蘭變》不是「歷史」小說，而是一部「心靈考古」小說。它那種奇怪的不深入由此可以得到解釋，你只需要把它想像成一部中國的傳統戲劇，那裡的人物也是不經過心理分析的，他們在舞臺上展現心靈，但這種心靈並不具有個人深度，而是某種更宏大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那些戲無限的美，紅火華麗、流光溢彩，同時也無比簡明、無比的冷。《孟蘭變》就是這樣的一臺戲。